

明紀

冊子

卷一

一

一

一

明紀卷第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簪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熹宗紀二

起天啓四年甲子訖天啓七年丁卯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長興民吳野樵殺知縣石有恆主簿徐可行尋
伏誅 王三善屯大方久食盡楊述中弗爲援不得已議退師乙丑
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民屏戰沒
官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比遇賊陳
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
不殊羣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職方主事田景猷等
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馳蠟書於
外被殺三善僮僕負氣多權略好交四方奇士俠客輒得其用救貴
陽時得邸報不視曰吾方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閱之徒

亂人意其堅決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故及於敗 庚午何宗彥
卒贈太傅諡文毅 癸未日赤無光有黑子一二盪於旁漸至百許
凡四日初虎部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王象乾欲斬率教謝虎
部孫承宗不可王楹戍中右護其兵出采木爲西部朗素所殺承宗
怒遣馬世龍勦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
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會象乾以憂去承宗乃言總師總督可勿
兼用請罷己不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帝命止總督
推而張鳳翼謂承宗置己死地大恨與潘雲翼萬有孚等力毀世龍
以撼承宗時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
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以是月東行而有孚爲
薊撫岳和聲所劾益疑世龍與袁崇煥構陷共爲浮言撓出關計給
事中解學龍遂極論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拒敵門庭之
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旣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

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卽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饟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復爲世龍辨而發有孚等交構狀有孚被斥鳳翼亦以憂去廷臣言總督不可裁乃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而以喻安性代鳳翼承宗惡兵部尙書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廷議不可乃止 李應昇疏陳外番內盜小人三患譏切近習已復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爲戒飭所司

二月丁酉薊州永平山海關地震壞城郭廬舍 辛丑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數日乃止 甲寅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自是屢震帝不豫御史黃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局者今阿保重於趙撓禁旅近於唐末蕭牆

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
恥敗之局不於此時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讎陛下
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
年三月丁巳帝瘳 庚申杭州兵變 魏忠賢數以事恨葉向高朝
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
高數求去趙南星之長吏部也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卽注貲郎
王府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貲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
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卹也忠賢嘗於帝前稱南星能任事一
日遣其甥傅應星介一中書貲見南星麾之去嘗並坐宏政門選通
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
忠賢默然怒形於色魏廣微積憾南星乃與忠賢比而齟之南星以
職方郎中鄒維璉賢調之稽勳又調之考功言路方橫恣用吏部郎
必咨其同鄉科道給事中傅櫬陳良訓章允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

共詬誅維璉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窘辱
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卽日出城南星奏留之僉都御史缺熊明遇
徐良彥皆欲得之而南星請用左光斗吏科都給事中亦缺當遷者
首周士樸次阮大鍼次魏大中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
乃傾心附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造百官圖因文煥達諸忠
賢南星惡其人欲例轉之大鍼懼急引疾而大中得掌吏科大鍼疑
光斗發其私恨甚語所親曰我善歸也未知左氏何如耳櫬等以維
璉之留也滋欲去南星中書舍人汪文言者初爲縣吏智巧任術于
王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納結王安爲清
流効力安死褫監生下獄益游公卿間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南星光
斗大中等頗與往來大鍼遂與允儒定計夏四月櫬上疏劾文言并
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維璉交通文言招權納賄肆爲
奸利疏入忠賢大喜立下文言錦衣獄光斗等上疏力辨御史袁化

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光斗等辨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搢紳之禍因力求速罷黃尊素亦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詞無所連忠賢亦憚向高舊臣止罪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皆獲免大中許履吏科新任已大中報名面恩忠賢復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履新任故事鴻臚報各狀無批諭旨者槐乃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復視事然忠賢益思大逞羣小亦益伺隙清流之禍自此起矣 王三善之敗也朝廷以撫治鄖陽都御史蔡復一爲兵部侍郎貴州巡撫尋起前御史傅宗龍巡按其地兼監軍兵燹之餘斗米值一金復一勞徠拊循人心始定薦江西副使陸夢龍爲右參政監軍祁門教諭邱禾嘉爲翰林院待詔參軍事雲南巡撫閔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及土官普名聲沙姑玉等以兵千人送宗龍宗龍直渡盤江戰且行寇悉破乃謝

遣存仁善以名聲等土兵七百人入貴陽禽斬陳其愚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復一倚信之請敕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聽賞罰報可宗龍乃條上方略請大發鑲金又以監軍道臣節制諸將文武不和進退牽制令監軍止給芻糧覈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 封李倬爲朝鮮國王五月甲寅朔福寧兵變有司撫定之 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 魏忠賢益橫李應昇以內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濫廕諫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皆矯旨詰責六月癸未朔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略言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市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而忠賢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逐去顧命大臣劉一燝周嘉謨大臣孫慎

行鄒元標王紀鍾羽正羣臣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
毛士龍侯震暘等於枚卜則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
以錮其出於廷推則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所陷害則上自裕妃
下及內臣王安等擅殺擅逐不知凡幾甚至中宮有慶已經成男而
忽焉告殞又創用立枷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
中宮其餘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煤窯王思敬等以牧地並致之死縱
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日行傾陷片語稍違駕帖
立下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則削其籍而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
實主其司房之邸又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知無大盜
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匿其中其濫恩僭擬則中書錦衣襲廕日衆
獎賞祠額要挾無窮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
插漢所營塋地亦僭擬陵寢其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及歸
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

其既旋詔旨始下甚至走馬御前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曆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保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會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疏上忠賢懼甚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帝令王體乾誦連疏體乾置疏中切要語皆不讀客氏又從旁爲剖析帝懵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甲申下連疏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於是給事中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陳奇瑜等御史袁化中黃尊素李應昇等郎中鄒維璉等太常寺卿胡世賞陳伯友太僕寺卿朱欽相等祭酒蔡毅中等撫寧侯朱國

弼等兵部尙書趙彥戶部侍郎鄭三俊等南京兵部尙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皆不納初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故忠賢得爲計漣旣被責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詎知謁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漣之上疏也繆昌期適過葉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烏飛入宮中上乘梯手攫之其人輓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若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及廷臣相繼抗章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至有詬諍向高者向高愠甚朱國禎請容之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輓回猶冀無大禍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甚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禮部尙書翁正春亦以爲請忠賢不悅矯

帝旨敘己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之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宜早歸蒲州謂燠也忠賢欲盡殺異己者而畏外廷勢盛其黨或導以興大獄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忠賢意遂決 丙申大

雨雹 工部郎中萬燬言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蔭子弟則一世再世資廝養則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所竊又其甚者於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嘗屢請廢銅靳不肯予而自營墳墓規制擬於陵寢費金錢幾百萬其罪可勝誅哉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斥爲民內閣及科道論救皆不聽忠賢欲借燬立威乃命羣奄至燬邸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卽卒黃尊素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

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日郎中燬以
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主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
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
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於是乎爲所欲爲
莫有顧忌耳燬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其故官破格優卹
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燬死且不朽李應昇亦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
不可折忠賢益忿羅織燬罪誣以贓賄三百燬廉吏破產乃竣燬恭
之孫也 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角口服毒死內豎曹進傳國興帥
衆掠奴主家巡視御史林汝翥捕得進進懼請受杖國興置於道汝
翥收繫亦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言官詣內閣爭其事小璫
數百擁入閣中攘臂肆罵黃尊素厲聲曰內閣經綸地卽司禮非奉
詔不敢至若輩安得無禮或言汝翥葉向高甥也羣奄遂圍向高邸
大譟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等交章論救不聽卒杖汝翥削籍歸

向高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秋七月辛酉命加太傅遣行人
護歸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與八人韓爌爲首輔 癸亥河
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
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歷租溝東南
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渰溺議集資遷城給事中陸文獻
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山置河事不講

振山東饑

臨漳民耕地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以獻巡撫都御史程紹紹聞於朝略言秦璽不
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疆旣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祕人間欲
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故先奏聞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
寶照乘陛下尊賢愛士所寶在德尙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
王紀周嘉謨盛以宏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及詞林臺諫
一錮不起者願汲致明廷亟圖登進八月詔紹進璽於朝魏忠賢欲

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黃尊素言宋哲宗得璽
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
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也乃止 吏部尚書掌左都御史

孫瑋疾篤上疏言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
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登用善
類舊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宏鍾
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
薦部臣徐大相並老成蹇諤跼伏草野良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
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
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臣遘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
諫遂卒贈太子太保 毛文龍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 先是寧遠城
工竣關外守具畢備孫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

昇臣鑲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鑲足渠卽妄爲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爲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方震孺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譴也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宥復稱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朝端譁然給事中顧其仁及許譽卿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置弗省會承宗敘五防效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九月進袁崇煥滿桂趙率教等秩遣中官劉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襴金幣魏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恨崇煥偕馬世龍王世欽帥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爲時未可乃由水道汎三岔河而還封光宗選侍李氏爲康妃初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揚卑污狡獪不修士行見東林勢盛將出都力薦李三才求入其黨在淮揚贓私狼籍霍邱知縣鄭延祚貪將